

何塞·马利亚·西松对党和菲律宾人民的最终讯息

我不得不带着最沉痛的悲伤在菲律宾共产党五十四周年之际代我的丈夫宣布他对革命势力和人民的最终讯息。他在几个月前就和我讨论了几天这篇文章的大纲与撰写，当时他自 11 月第二次住院后刚出院，也就是在他于 11 月 28 日开始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住院前不久。他在纸上写下了第一稿，我将其录入到电脑中，然后他又读了并修改了两次才有了下面这篇最终稿。

在何马^[1]离开人世前的十五分钟左右，他仍在谈确保革命成功并迈入社会主义的事。他在临终前想到的还是对他以最大决心服务的菲律宾人民保持乐观。

请你们在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五十四周年声明之前的一两天公布本讯息。

——编者^[2]

[1] “Joma (何马)” 是 “Jose Maria (何塞·马利亚)” 的缩写。——译者注

[2] 编者是何塞·马利亚·西松同志的遗孀朱莉·德·利马同志 (Julie de Lima)。——译者注

菲律宾人民民主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何塞·马利亚·西松 || 创始主席 || 菲律宾共产党

自 1968 年 12 月 26 日重建了菲律宾共产党并于 1969 年 3 月 29 日推进建立了新人民军以来，菲律宾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体系的每一届反动政权（从费迪南德·马科斯至今）都采取了旨在摧毁菲律宾人民民主革命的战略行动计划。

但每一战略计划无不是以彻底失败收场，并且导致了革命运动的显著增长。马科斯借口镇压菲律宾共产党和武装革命、“拯救共和国，建立新社会”，竟在 1972 年~1986 年达到了强加法西斯专政于人民的地步。但他的专权行为只会刺激加速全国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展。最终，武装革命激起并支持了马尼拉城区和全国范围的人民群众起义，将法西斯专政拉下马。

马科斯法西斯专政之后的伪自由派民主政权企图将各军事战略计划与欺骗的战术相结合——后者包括长期停火与和平谈判——而不是解决武装冲突或内战的根源。每一届反动政权痴迷于毁灭革命运动，维持非正义的压迫剥削统治体系。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以反恐的名义来拖延、中断或终止和平谈判，尽管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之间遵循着作为和平谈判框架的 1992 年的《海牙联合声明》^[3]与 1998 年的《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议》这样的重要协议。

尽管有和平谈判，每届反动政权都还是在肆意残杀革命运动的干部和成员。当新人民军在 1998 年逮捕了反动军队的奥比洛（Obillo）将军^[4]之后，新人民军遵循了《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全面协定》并立即宣布愿意按照安全程序相关协定将其作为

^[3] 海牙是荷兰的一个城市，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在这个地方，叫做“荷兰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海牙仲裁庭）”。1992 年的《海牙联合声明》（The Hague Joint Declaration）是一份有关菲律宾内战的文件。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看该文件的原文，链接是 <https://www.peaceagreements.org/viewmasterdocument/569>。——译者注

^[4] 奥比洛（Obillo）是菲律宾的达沃市（Davao City）第 55 工兵旅的指挥官，他是被新人民军俘虏高级军官之一。奥比洛（Obillo）被新人民军俘虏的准确时间是 1999 年 2 月 17 日，不是 1998 年，此处为何马·西松同志笔误。菲律宾共产党的官方报刊《人民报》（Ang Bayan）当年发文报道了此消息《NPA arrests AFP General, 2 other officers》，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看原文，链接是 <https://www.bannedthought.net/Philippines/PHP/AngBayan/1999/AB-1999-n01-NPA-ArrestsGeneral.pdf>。——译者注

战俘释放。但埃斯特拉达 (Estrada) ^[5]持续发动进攻，并以他的将军被捕为借口在 1999 年 5 月成为第一个终止和平谈判的反动总统。

在埃斯特拉达 (Estrada) 于 2001 年被人民起义推翻后，阿罗约政府于 2002 年同意恢复和平谈判，同时以挪威皇家政府作为第三方协调人。但在 2004 年，阿罗约政府明显在服从美国的命令，在重大问题上拖延谈判进程并无限期地中断谈判，同时以“整个民族的方式” (whole-of-nation approach) ^[6]的名义发动更大型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根本无法摧毁人民战争。极端反共的国防部长^[7]最后因贪污军事预算 (甚至是菲律宾武装部队官兵的退休金) 被暴露而自杀。

一、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之间的和平谈判的完全破坏

最糟糕的还是杜特尔特上台成为总统。他假意积极进行和平谈判，但执行着一条反对革命运动的全面战争政策——扩大阿基诺的“共同工作行动计划” (Oplan Bayanihan) ^[8]，并在 2017 年实施“和平行动计划” (Oplan Kapayapaan) ^[9]。他没有携手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并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改革设法解决内战的根

^[5] 约瑟夫·埃赫西托·埃斯特拉达 (Joseph Ejercito Estrada) 在 1998 年 5 月当选菲律宾的第 13 任总统。此人因严重贪污于 2001 年 1 月被菲律宾人民起义赶下台。2013 年 5 月 14 日，埃斯特拉达 (Estrada) 重返政坛，成功当选马尼拉市长，2019 年卸任马尼拉市长。——译者注

^[6] “整个民族” (whole-of-nation) 是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有时也叫做“整个社会” (whole of society) 或“整个政府” (whole of government)。这种方法是菲律宾武装部队 (AFP) 从美国军方发布的 2009 年《反叛乱指南》 (2009 Counterinsurgency Guide) 中“模仿”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基本上意味着，政府的每一个机构，以及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必须被动员起来打击叛乱。正是在这一政策之下，菲律宾反动当局的结束各地共产主义武装冲突全国工作队 (NTF-Elcac) 成立。自从菲律宾反动当局采取这种政策后，所有政府机构都置于军方的权威之下，以实现反叛乱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一理论下，国家安全和国防机构 (包括军队和警察) 发起了贴“红标签”运动，将任何不公开积极地支持军队平叛的人贴上“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标签，然后迫害他们和榨取钱财。美国军方发布的 2009 年《反叛乱指南》的链接是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19629.pdf>，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考。——译者注

^[7] 这位因严重贪污被暴露而自杀的菲律宾国防部长是安赫洛·托马斯·雷耶斯 (Ángelo Tomás Reyes)。他自杀的时间是 2011 年。他本人是阿罗约 (女总统) 的亲信。——译者注

^[8] “Bayanihan” 在菲律宾语里是“working together” (一起工作) 的意思。“Oplan” 则指“Operation Plan” (行动计划)。“共同工作行动计划” (Oplan Bayanihan) 是阿基诺三世政权 (2010-2016 年) 期间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一项“行动计划”。所有这些军事行动计划通常采用相同的根据地封锁和碉堡战的战略，菲律宾武装部队通过发动以群众根据地或他们所谓的革命运动的“政治基础”为目标的镇压运动，以此来瘫痪群众组织，从而使人民军队处于纯粹的军事状况，以便菲律宾武装部队可以发挥他们在人数和武器上的优势。——译者注

^[9] “和平行动计划” (Oplan Kapayapaan) 是菲律宾武装部队对于镇压新人民军的行动计划的通常称呼。“Kapayapaan” 意指“和平”。——译者注

源，而是集中精力于琐碎幼稚的战术策略——要求人民民主政府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邀请菲律宾共产党在签署和平协议前派代表进入他的内阁；在2017年又自相矛盾地将新人民军包括在反对棉兰老岛毛特组织（Maute group）^[10]的戒严令公告的目标范围内——以迫使革命运动投降。

在没能实现欺骗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的狭隘目标后，杜特尔特同意让他的军事爪牙在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的监督和控制下炒作虚假的“局部和谈”，终止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的严肃的和平谈判。杜特尔特与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官员痴迷于增加军事预算，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搞腐败和红色标签行动——恐吓人们并绑架、拘留、折磨和谋杀他们的政治反对派。因此也就奠定了杜特尔特在公开咨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后于2017年11月23日终止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之间的和平谈判的基础。

杜特尔特在2017年终止和平谈判不仅仅是一种谈判花招，也是永久终止和平谈判的开端。在那之后，杜特尔特于2017年12月5日明确禁止了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之后也以同样的理由禁止了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创建了“结束各地共产主义武装冲突全国工作队”（NTF-Elcac），利用新冠疫情强行在奴性的国会出台反恐怖法并建立反恐法庭，将菲律宾再一次置于国家恐怖主义或法西斯专政之下，侵犯人民的民族民主权利而不受惩罚，允许那些当权者的叛国、暴政和盗窃罪行。

在这种反民族和反民主的框架内，杜特尔特已经将其反动政府和统治体系传给了小马科斯-莎拉·杜特尔特政权——杜特尔特完全控制着选举系统并为这两架马车^[11]以及国会与地方的行政职位候选人造假了超过两千万张选票。目前实际存在着的马科斯-杜特尔特政权服从美帝国主义以及马科斯-杜特尔特王朝的大买办-官僚利益，会纵容并继续前政权的可怖罪行，直至反对势力、革命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行动起来改变

^[10] 毛特组织（Maute group）也被称为伊斯兰国拉瑙分支（Islamic State of Lanao）。毛特组织是一个实打实的恐怖组织，但是菲律宾反动当局经常将其与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放在一起，将他们统称为“恐怖分子”。——译者注

^[11] 两架马车（tandem）指小马科斯和莎拉·杜特尔特。——译者注

菲律宾的形势。

同时由于统治体系长期危机的恶化以及马科斯-杜特尔特两架马车反民族反民主的政策，菲律宾人民不得不忍受日益严重的压迫和剥削。日复一日，他们要忍受、反对和斗争的不仅有违反人权的血腥行为，还有当权派搞的心理战中的假新闻——即菲律宾人民及其革命势力已经放弃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而斗争。

人民的革命势力也绝对从未缩减或被击溃，红色干部、指挥官和战士——都在超过五十四年的胜利的人民战争中经过考验和锻炼——也没有在敌人的军事行动中被大规模杀伤或俘虏，更未因《全面增进局部融合计划》（Enhanced-Comprehensive Local Integration Program）^[12]、《社区援助计划》（Community Support Program）^[13]和《村寨发展计划》（Barangay Development Plan）^[14]这样残凑的方案^[15]而投降。而统治集团及其军事爪牙继续增加公共开支，不仅是为了攻击人民，也是为了从军事预算中捞取更多。

反动军队实际上已经官方地承认了新人民军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增长了力量。在2016年1月阿基诺二世政权^[16]的末期，当他们声称“共同工作行动计划”（Oplan

^[12] 《全面增进局部融合计划》（Enhanced-Comprehensive Local Integration Program）由内政部和地方政府（DILG）执行，是为每个新人民军的“投降者”提供价值65000比索（约1200美元）的一系列“援助”，据称是为了帮助这些“投降者”“重新融入”社会。通常，政府官僚和军队官僚会夺取这些资金，让“投降者”手里拿着一小袋大米和罐头食品拍照，然后公布这些照片用于心理战（psywar）。当然，这些“投降者”全部都是官僚们请来的演员，官僚们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来骗取《全面增进局部融合计划》提供的资金。很显然，军方在镇压当地人民和表演新人民军“投降”这两件事上互相矛盾。——译者注

^[13] 《社区援助计划》（Community Support Program）是菲律宾武装部队（AFP）非法占领和控制农村的一种借口。多年来，菲律宾武装部队为本质上是有关军事控制农村的计划想出了很多名字，今天，这样的计划被称为“重新装备”的《社区援助计划》（“Re-tooled” Community Support Program）。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法西斯士兵们在平民人口中心的内部或平民人口中心的外围设立军营。菲律宾武装部队以阻止农民集会和阻止农民援助新人民军为借口，强制实施了诸如宵禁和禁止农民在特定时间在田里劳动等限制措施。此外，为了阻止人民群众向新人民军提供食物等，菲律宾武装部队还通过这个计划禁止当地人民购买超过军方规定数量的食物。——译者注

^[14] 《村寨发展计划》（Barangay Development Plan）是结束各地共产主义武装冲突全国工作队（NTF-Elcac）的一项计划，包括以方便农产品运输为由的建造道路的项目计划（实际上是方便官僚从中大肆贪污），以及其他无用的项目计划（例如，通过《村寨发展计划》建设的诊所里没有医生和药品，学校里没有老师和书籍，等等）。菲律宾反动当局以这样的方式声称他们正在“解决”人民的需求。事实上，每个村庄价值数百万比索的项目对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好处，这些项目只是当地政府官僚和军队官僚中饱私囊的一个来源。这些项目在那些被认为“清除”了新人民军存在的村庄里执行。——译者注

^[15] 这三个计划都是菲律宾反动国家的心理战组成，构成其全面平叛战争的一部分。敌人声称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武装抵抗的社会经济根源，然而，这些计划并没有解决土地改革（根源之一）的主要问题。——译者注

^[16] 菲律宾共产党有时候将中文里的“阿基诺三世”称为“阿基诺二世”（Aquino II regime），这是与regime连用的情况，因为截至目前为止，阿基诺家族一共有两人担任过总统，中文里的“阿基诺三世”是这个家族里的第二位总统，第一位是他的母亲科拉松·阿基诺（Maria Corazon “Cory” Cojuangco Aquino）。在中文里，常称2010年~2016年的菲律宾总统为“阿基诺三世”。请同志们注意区别。——译者注

Bayanihan) 已取得成功时, 他们宣布新人民军的指挥官和战士已经减少到只有三千九百人。而现在, 他们在杜特尔特政权的最后时日声称已经让近两万四千名红色战士投降。他们在无形中暴露了自己是大骗子和偷预算的大窃贼, 也承认了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 新人民军实际增长了自己的力量。

二、为什么人民民主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菲律宾人民民主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因为在形势迅速恶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反对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邪恶势力与为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而斗争是正义且必要的。这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卡蒂普南”(Katipunan)^[17]在 1896 年开启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旧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反对了西班牙殖民统治, 但却因美国自 1898 年开始的侵略而失败。这一次, 革命的领导阶级不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 而是现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

上文提到的三大邪恶势力已统治了如此长久, 并且折磨着菲律宾民族, 所以推进人民民主革命的土壤依然肥沃。统治体系长期危机的恶化不仅是由于菲律宾本国的剥削和压迫, 也是因为那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参与者, 且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菲律宾很幸运地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以供自己的发展, 但不幸的是, 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反动傀儡总是要剥削劳苦工农群众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人民的大量自然资源。

^[17] “卡蒂普南”(Katipunan), 即“民族儿女最尊贵协会”, 是 19 世纪末菲律宾人民的革命团体。1896 年 8 月 26 日, 菲律宾人民在卡蒂普南号召下发动武装起义, 开始了菲律宾反帝反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何马·西松同志在《菲律宾社会与革命》中指出, 卡蒂普南于 1892 年“……由其领袖安德烈·波尼法西奥在工人区托恩都秘密成立……”, 卡蒂普南“提出了脱离西班牙的明确的革命号召”, “1896 年 8 月 23 日, 这个组织发出了‘鹰巢呼声’(发动反殖民主义武装战争的信号)之后, 它的队伍就迅速扩大到数万人, 发动全体菲律宾人民起来造反”, “菲律宾 1896 年革命是一次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波尼法西奥虽然出身于工人阶级, 但他并不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这种思想把法国大革命作为典范, 而波尼法西奥本人主要也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的鼓舞。不管怎样, 这次革命主张维护菲律宾人民的主权, 保卫和扩大公民自由, 没收僧侣庄园, 消灭神权统治。”卡蒂普南发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投降而宣告失败。那次革命给菲律宾人民提供的最大的经验就是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译者注

在其东亚经济政策重心的每一次转移，美帝国主义总是要阻止菲律宾通过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工业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在美国钟爱日本的经济重建及其在二战后的扩张中，在冷战期间服务于反共前线的“亚洲四小龙”^[18]的经济发展中，都能见到这种现象，美帝还促进了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与中国发展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伙伴关系直至两者脱钩以及加紧经济竞争和政治对抗。

在其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密切伙伴关系中，美国及其菲律宾傀儡头子鼓励并允许中国侵占西菲律宾海，好让《增强防卫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军队拥有专属基地和军营设施以及反动军队的军事占领区——为美国提供借口避开菲律宾宪法中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及军队的禁令。

中国前所未有地执着于在西菲律宾海维持自己人造的和军事化的岛屿，因为它自己的水下探索表明，这里有价值至少二十六点三万亿美元天然气——远远超过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菲律宾工业化所需，因而也满足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和平谈判的主要社会经济要求。尽管中国在帮助东盟发展和到2030年开始减少碳排放方面表现出虔诚和华丽的泛泛之词，中国还是一心想得到菲律宾人民在西菲律宾海的天然气、海洋资源及其它自然资源。

菲律宾的经济和政府因国内问题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破产了。由于极度的腐败、进口依赖型消费^[19]和过度的军事开支，杜特尔特政权在短短六年内就将五点九万亿菲律宾比索的国家公共债务翻倍增至十二点五万亿菲律宾比索，而前

^[18] 亚洲四小龙是指自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期间，亚洲四个发展迅速的经济体：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本质是较它们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往这些地区转移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地区当权的资产阶级用本地区劳动人民的血汗换取了纸面的经济数字，结果是这些地区极度依赖国际资本，都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译者注

^[19] 何马·西松同志说的进口依赖型消费(import-dependent consumption)的意思是菲律宾反动当局在经济上依赖进口大量外国物品来维持局面和使菲律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加深。这种观点在菲律宾共产党的其他文章中亦有体现，例如，在《在比索贬值和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加剧群众斗争》(Intensify mass struggles amid peso devaluation and rising prices)中，菲律宾共产党指出：“比索贬值对菲律宾经济和菲律宾人民社会经济状况造成的这些严重后果是该国依赖进口商品的结果，特别是资本货物、设备、制成品、消费品，并且越来越依赖食品供应。由于过去40年来当地生产力的破坏，该国现在实际上进口了所有东西(包括盐)，这使得它很容易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小马科斯和他的经济代理人没有计划结束该国对进口大宗商品的过度依赖。他们没有满足菲律宾提高生产食品和其他制造业能力的需要，而是一心想让对进口、外国投资和外债注入的依赖永久化。”又如，何马·西松同志在《风筝编辑委员会对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主席何塞·马利亚·西松的专访》中指出：“封建和半封建关系使相当多的人贫穷化，服务于为任何国外投资者或大买办的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原料和有异国情调的水果以供出口，消费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或其它国家的工业产品。”这两篇文章都可以在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PRWC)的中文专栏里找到。中文专栏请见<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chinese/>。——译者注

者是自 1902 年就开始积累的。他在上次选举中通过造假超过两千万张选票帮小马科斯成了总统，但他也留下一个大问题：要搞到一点六万亿菲律宾比索偿还债务和利息，以支持 2023 年五点二万亿菲律宾比索的预算。

菲律宾现在正在经济萧条、初级产品和劳动力出口减少、税收减少和国际信贷收紧的恶劣条件下蹒跚徘徊。生产和雇佣都急剧下降。大米、蔬菜、鱼类等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并且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但马科斯-杜特尔特统治集团却散布着令人痛心的笑话：人们总可以买到进口的食品——尽管向外出口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收入大幅下降。

菲律宾人民出离愤怒着——两家最坏的政治王朝（马科斯与杜特尔特）统治着菲律宾，对人民急切的基础问题视而不见，却搞着形式最可恶的腐败（如不经审计的机密情报的资金）并增加军事预算，以恐吓人民并镇压群众的抵抗，尽管他们在心理战中声称革命势力已被摧毁，亦或是宣称革命势力的实际力量减少到在全国只有五条游击战线。

三、武装反革命将继续走向失败

由马科斯-杜特尔特联合统治发动的武装反革命将继续走向失败，因为统治体系危机迅速恶化的客观条件使得大买办和地主及其官僚等统治阶级成员无法维持旧的统治方式（无论是伪自由主义的统治方式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方式）；又因为革命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力量在事实上得到了增长，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下沿着持久人民战争的总路线推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菲律宾共产党在自己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它受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并将其应用于菲律

宾人民的历史与当下的社会环境，它提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总路线，连同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与社会主义的观点。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且已经打造了与工农劳苦群众及其他人民良好结合的全国性组织。

反动国家绝无法阻止哪怕是少数的菲律宾共产党干部执行他们的思想工作。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在毛泽东思想革命学校的帮助下，他们能在群众工作中教育更多的党员干部和党员，并在这些党员干部和党员参与为培养群众积极分子的革命群众运动之后，让这些党员干部和党员接受党的基本课程^[20]、党的中级课程^[21]和党的高级课程^[22]。

革命的学习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进行，远超敌人监视能力之所及，纸质版和电子版的学习资料现在也广泛充足。

在其为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所进行的斗争中，菲律宾人民将菲律宾共产党当作负责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革命武器。与此同时，菲律宾共产党利用另外两大强力武器：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分别由新人民军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所构成）。新人民军是斗争并击败反动国家暴力机器和确保人民民主政府发展的主要力量。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则负责建设全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争取数千万人民到革命的一方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新人民军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在菲律宾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村提供了最广大的社会和地形条件以及机动区域，可供发展人民军队的力量，人民军队将明确经历一些战略阶段，例如，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大多数人民都在农村。而对农民群众来说，主要的民主内容就是满足农民群众对土地的主要求的土地革命。

^[20] “党的基本课程”对应的菲律宾语是“Batayang Kurso ng Partido”，所以“党的基本课程”也常常被简称为“BKP”。——译者注

^[21] “党的中级课程”对应的菲律宾语是“Intermedyang Kurso ng Partido”，所以“党的中级课程”也常常被简称为“IKP”。——译者注

^[22] “党的高级课程”对应的菲律宾语是“Abanteng Kurso ng Partiido”，所以“党的高级课程”也常常被简称为“AKP”。菲律宾共产党非常重视党员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学习，为党员开设了一系列具有连贯性的学习课程，详细内容可见《笔杆子与枪杆子：党的高级课程圆满结束》（The Book and the Gun: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Party's advanced course）。这篇文章可以在PRWC的中文专栏里找到。中文专栏请见<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chinese/>。——译者注

新人民军的任务是发动武装斗争，并将武装斗争作为斗争的主要形式，执行从最低阶段到最高阶段的真正的土地改革并且建设革命群众根据地。它在群众组织与构成人民民主政府的政权机关的建设中发挥主要作用，同时也执行促进群众教育与组织、土地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自我防卫、处理纠纷、保护环境及其它重要任务的群众性运动、计划和活动。

在战略防御阶段，新人民军通过在不断扩大和深入的群众基础上发展游击战线，胜利地开展着人民战争。这让新人民军首先在少数区域，并最终在 94% 的人民定居的十一座主要岛屿上建设游击战线。现在，新人民军在菲律宾的八十二个省份中的七十四个省份开展行动，并且得到菲律宾人民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在全菲律宾的支持。

不论谁任总统，每届反动政权都吹嘘能在当前任期内摧毁武装革命。但统治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及其不断恶化的长期危机限制了其控制人民及镇压人民反抗的能力。在任何时候，新人民军及其他革命势力都能自由地行动，并在菲律宾群岛超过 80% 的地方发动战术攻击。

当然，反动军警可以用集中的军事运动尽可能地识别锁定新人民军的游击战线。但新人民军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搞得很好。当敌人力量占优时，新人民军主力撤退，同时部署主动引爆的地雷以及狙击小组对抗敌人优势兵力。当敌人占领了游击战线的区域时，新人民军则监视敌人部署情况，以确保能够明了如何骚扰敌人营地，打击孤立的边缘守卫并伏击巡逻队。

当扎营的敌人疲惫或撤退时，就轮到新人民军占上风 and 发动多次进攻打击了。即使敌人在行军和扎营时似乎占据上风，但在某条游击战线战术撤退的新人民军部队可以在邻近区域发动有把握的战术进攻。对敌人来说最坏的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新人民军在同一地区和其它所有地区的其它许多游击战线主动发起战术进攻，在受到敌人集中攻击时通过斗争以及帮助其它游击战线来加强自己。

在自己的全部历史中，菲律宾共产党能够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在革命武装斗争

的领域中进行领导协调，利用现有的游击战线在同一地区造就其它游击战线，并为其它地区提供有经验的菲律宾共产党干部与新人民军指挥官和战士，出色且成功地建设了革命势力在全国范围的力量。

最早在1969年丹辮省（Tarlac）的游击战线在1969年至1971年促使建立了中吕宋、北吕宋和南吕宋的几条游击战线，以及自1972年开始的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扩大大小组前往米沙鄢群岛（Visayas）和棉兰老岛（Mindanao）的大浪潮。同样是在七十年代，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的游击战线互相帮助，为吕宋提供有经验的菲律宾共产党干部和红色指挥官。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和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已在全国范围内深深扎根，并与劳苦工农大众及其他人民紧密结合。

四、人民民主革命的观点

菲律宾人民战争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正在从战略防御的中间状态走向战略防御的高级状态^[23]。具体地讲，全国游击战争是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的主要武装斗争形式。同时为了准备完成战略防御并向战略相持转变，新人民军的编制从排升到了连队，而连和营会在战略相持的战术进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4]。

^[23] 持久的游击战争是长期的，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变化。人民军队用人民战争的方式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久而久之，就是会量变引起质变。但这个质变不是一瞬间或者一两天之内就“变”好的，这个变化的过程有时也是长期的、逐渐显现的。可以理解为，这个过程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会出现“更高阶段”的因素。这个过程将在不同时期对人民军队本身提出各方面的不同要求。毛主义认为人民军队必须积极适应这种变化，继续前进。例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又如，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已经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他们积小胜为大胜，在武装打击菲律宾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体系的同时发展壮大自身。何马·西松同志敏锐地察觉到菲律宾人民战争正在逐步地出现这样的变化——从战略防御的中间状态走向战略防御的高级状态——并多次强调这一点。他为了更好地调整新人民军以适应这个变化做过许多指示，下文提到的将“连”作为新人民军的基本军事编制就是其中之一。——译者注

^[24] 何马·西松同志的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新人民军取消了“排”这个单位。现在的新人民军的一个连仍然至少有三个排，每个排至少有三名红色战士。何马·西松同志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新人民军的连队将根据排的数量增长进行重新编组。排是新人民军的基本游击单位（basic guerrilla unit of the NPA），连是基本的军事编制（basic military formation）。在从战略防御过渡到战略相持的过程中，新人民军的连和营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译者注

有了新人民军的连营单位，战略相持持续的时间也许会少于已经持续很久的战略防御。稳固地区的这类力量在战略反攻时甚至可在更短的时间重组为团和营，以抓捕或迫使最后且最顽固和孤立的敌人死硬分子投降。这只是内战顺利进行的可能结果。但总有另一种相反的可能性，即美帝国主义在菲律宾革命胜利之前发动一场反对人民的侵略战争。

反动的马科斯-杜特尔特两架马车不顾一切地继续武装的反革命，以保护统治体系、服务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让当前的内战为美国的侵略战争铺平道路^[25]。菲律宾人民别无选择，只能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继续持久人民战争，在当前的内战中不仅要反对反动国家还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不断增加的军事干涉与可能的侵略战争。

但美国为控制菲律宾、东亚和世界所能做的事是越来越少了。它仍是头号帝国主义，但它自1991年苏联解体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单极超级大国的地位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与中国合作、扩张北约、在新保守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发动侵略战争、浪费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又没得到多少可供压榨的领土——正处于巅峰后的战略衰退阶段。

美帝国主义力量的捉襟见肘由它的失败暴露出来了——无法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并重建十六个军事基地、无法摧毁叙利亚-俄罗斯-伊朗联盟、无法击破土耳其人民和库尔德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将阿富汗拱手让给了塔利班。在如今的俄乌冲突中，美国将乌克兰用作威胁挑衅俄罗斯以发动战争的代理人，但这场冲突仅仅是服务于俄美帝国主义互相浪费资源。它甚至令美国的北约盟友抱怨——为什么要花大把的钱从美国进口能源，而不从俄国人那里搞到便宜的天然气呢？

尽管最近有炒作称美国可以发动一场有利的侵略战争来反对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但是人民必须记得，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就因一系列失败的战争而失去了亚欧大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驱动力与世界大战及核战的危险仍受到对美国及其他所有核

^[25] 指菲律宾反动当局随时可能会邀请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菲律宾内战——译者注

国家相互毁灭和人类灭绝的恐惧的制约。相较于核战争，全球变暖对人类的威胁似乎更加迫在眉睫^[26]。

由于垄断资本的过度积累与过度榨取劳苦群众及知识分子的剩余价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正在迅速加深。所有主要矛盾都在紧张化，如劳资矛盾^[27]、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受压迫人民及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主张民族独立和渴望民主及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全球萧条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还要持久和严重，而后者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同时，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与坚持国家主权及自己和平发展的利益并希望与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抗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间还有着联合国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

是愿意为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并且反对帝国主义及所有反动派的劳苦群众及其他人民让我们有希望能得到一个世界和平且共同繁荣的光明未来。他们现在正发动着反帝争民主的群众斗争，反对由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当今全球危机。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复兴的先声。

^[26] 上文明明是在谈帝国主义的威胁，此处突然谈及“全球变暖”，似乎逻辑不通，实则不然，因为这种行文思路在菲共内部是有历史渊源的。菲律宾共产党长期以来关注着本国环境以及世界环境被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肆意破坏的问题，常常将环境保护的问题与反对阶级压迫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菲律宾共产党在纪念奥利斯同志的国际性文章《奥利斯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The memory of Ka Oris will live forever）中强调：“几十年来，他（指奥利斯）领导着新人民军部队同破坏环境的大资产阶级买办公司作战。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及其对全球生态的毁灭性影响和影响带来的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他每年都会在世界地球日发表一份声明。”——译者注

^[27] 这里的“劳资矛盾”即阶级矛盾（劳动人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译者注